



7



文通卷之十九

明黃岡朱荃宰咸一著

口宣

口宣者君諭臣之詞也古者天子有命于其臣則使使者傳言若春秋內外傳所載諭告之詞是已未有撰爲儷語使人宣于其第者也宋人始爲之則待下之禮愈隆而詞臣之撰著愈繁矣蓋諭告之變體也

宣答

宣答者羣臣奉表慶賀而禮官宣制以答之也先期詞臣撰詞以授禮官禮官習之至日宣示以見君臣同慶之意蓋雖繁文而義則美矣

今制詞皆兩句尤爲古雅又著之儀注無臨時改撰肄習之勞豈不度越前代哉

其意之妙不可與於前外若

同慶之意益雖繁文而美則美矣

宣合

貼子詞

貼子詞者、宮中粘貼之詞也。古無此體、不知起於何時。第見宋時、每遇令節、則命詞臣撰詞、以進而粘諸閣中之戶壁、以迎吉祥。觀其詞、乃五七言絕句詩。而各宮多寡不同。蓋視其宮之廣狹而為之。抑亦以多寡為等差也。然此乃時俗鄙事、似不足以煩詞臣。而宋人尚之、豈所謂聲容過盛之一端歟。

古人尚文，其制簡而容嚴，蓋文之一端也。
 其於禮也亦然也。凡制於禮者，亦不以文為而
 其宮多寡不同，蓋斷其宮之廣狹而為之，亦以多
 制之，以與以故。古制雖其簡，以正之言，則向而
 知於其末，亦每每令。消以命，而曰，其簡以數，而於
 簡于簡，其宮中，其制之簡，自古無也。其不賦，其於
 胡于簡

表本

表本者，宋時天子告祭先帝先后之詞也。古者郊禘
 宗廟陵寢之祭，僅用冊文祝文。至宋始加表文，呼為
 表本。雖曰事死如事生，而禮則瀆矣。

本本論曰事致收事主而斷限實矣

示神刻寡之祭對用冊文厥文至宋故以表文判為
本本者未始天子古祭文帝夫司之所也古皆收而

表本

致辭

致辭者表之餘也其原起於越臣祝其主而後世因
之凡朝廷有大慶賀臣下各撰表文書之簡牘以進
而明廷之宣揚宮壺之贊頌又不可缺故節略表語
而為之辭觀宋文鑑以此雜於表中蓋可知已今之
祝贊即其制也

右語

右語者宋時詞臣進呈文字之詞也。謂之右語者，所進文字列于左方，而先之以此詞，實居其右，故因而名之。蓋變進書表文之體，而別其稱耳。然考之諸集，唯歐陽脩、王安石等有進功德疏，右語豈其特用於此等文字，而他皆不用歟？詞皆儷語，而短簡特甚。

致語

徐伯魯作樂語

樂語者、優伶獻伎之詞、亦名致語、古者天子諸侯卿大夫朝覲聘問、皆有燕饗、以洽上下之情、而燕必奏樂、若詩小雅所載鹿鳴、四牡、魚麗、嘉魚諸篇、皆當時之樂歌也、夫樂曰雅樂、詩曰雅詩、則雖備其聲容、娛其耳目、要歸於正而已矣、古道虧缺、鄭音興起、漢成帝時、其弊為甚、黃門名倡、富顯於世、魏晉以還、聲伎寢盛、北齊後主、為魚龍爛熳等百戲、而周宣帝徵用之、蓋秦角抵之流也、隋煬帝誇夫厥總、追四方散樂、

大慕東都爲黃龍繩舞扛鼎負山吐火之戲千變萬化曠古莫儔嗚呼極矣自唐而下雅俗雜陳未有能洗其陋者也宋制王旦春秋興龍地成諸節皆設大宴仍用聲伎於是命詞臣撰致語以昇教坊習而誦之而吏民宴會雖無雜戲亦有首章皆謂之樂語其制大戾古樂而當時名臣往往作而不辭豈其限於職守雖欲辭之而不可得歟然觀其文間有諷詞蓋所謂曲終而奏雅者也

宋時御前內宴翰苑撰致語八節撰帖子雖歐蘇曾

王司馬范鎮皆爲之蓋張而不弛文武不能百日之蜡一日之澤聖人亦不之非也成化中黃編脩仲昭莊檢討昶不撰元宵詞又上疏論列以去以此得名然自是而後內外隔絕每有文字別開侍門有文華門仁智殿輩每得美官甚至蠹政害人曷若仍舊之愈乎愚謂於麗語中寓規諫意如六一公玉輦經年不遊幸上林花好莫爭開君王念舊憐遺族長使無權保厥家亦何不可南唐李後主遊燕潘佑制詞云樓上春寒山四面桃李不須誇爛熳已失了春風一

惟後
主能
省之

半。意謂外多敵國而地日侵削也。後主爲之罷宴。真詞如此。何異諫書乎。工執藝事以諫。况翰苑本以文章諷諫乎。諸公母乃未習聲律而託爲此乎。

青詞

青詞表者。釋道陳奏之詞也。古今表詞施於君臣之際。而二氏亦以表稱。蓋僭擬也。若乃天子之於天。固宜用表稱臣。然不以施於郊祀之際。而用老氏之法。以黷神。則名雖是而實則非矣。崇正者詳焉。其曰朱曰露香曰默。皆別名也。

上梁文

上梁文者工師上梁之致語也世俗營構宮室必擇吉上梁親賓裹麩雜他物稱慶而因以犒工於是匠伯以麩拋梁而誦此文以祝之其文首尾皆用儷語而中陳六詩詩各三句以按四方上下蓋俗禮也又按元陳繹會文笱有寶瓶文云圻者墁棟春之詞而諸集無之無以爲式竊意其詞大略與上梁文同宋亦陳詩如樂語口號之比第無四方上下諸章耳宋人又有上碑文蓋上扁額之詞亦因上梁而推廣之

也

道室榜

道場榜者釋老二家修建道場榜示之詞也品題不

同而施用亦異其迎神馭者曰門榜淨壇場者曰監

壇榜亦曰衛壇燃燈者曰燈榜戒孤竟者曰戒約榜限孤

竟者曰結界榜浴孤竟者曰浴室榜施法食者曰施

斛榜施水燈者曰水燈榜張于造齋之所者曰監齋

榜張于設供之所者曰供榜張于食所者曰茶湯榜

已上數榜二家錯陳而互有遺闕其或用或不用亦

不可知然能觸類而長之則亦無不通矣此異端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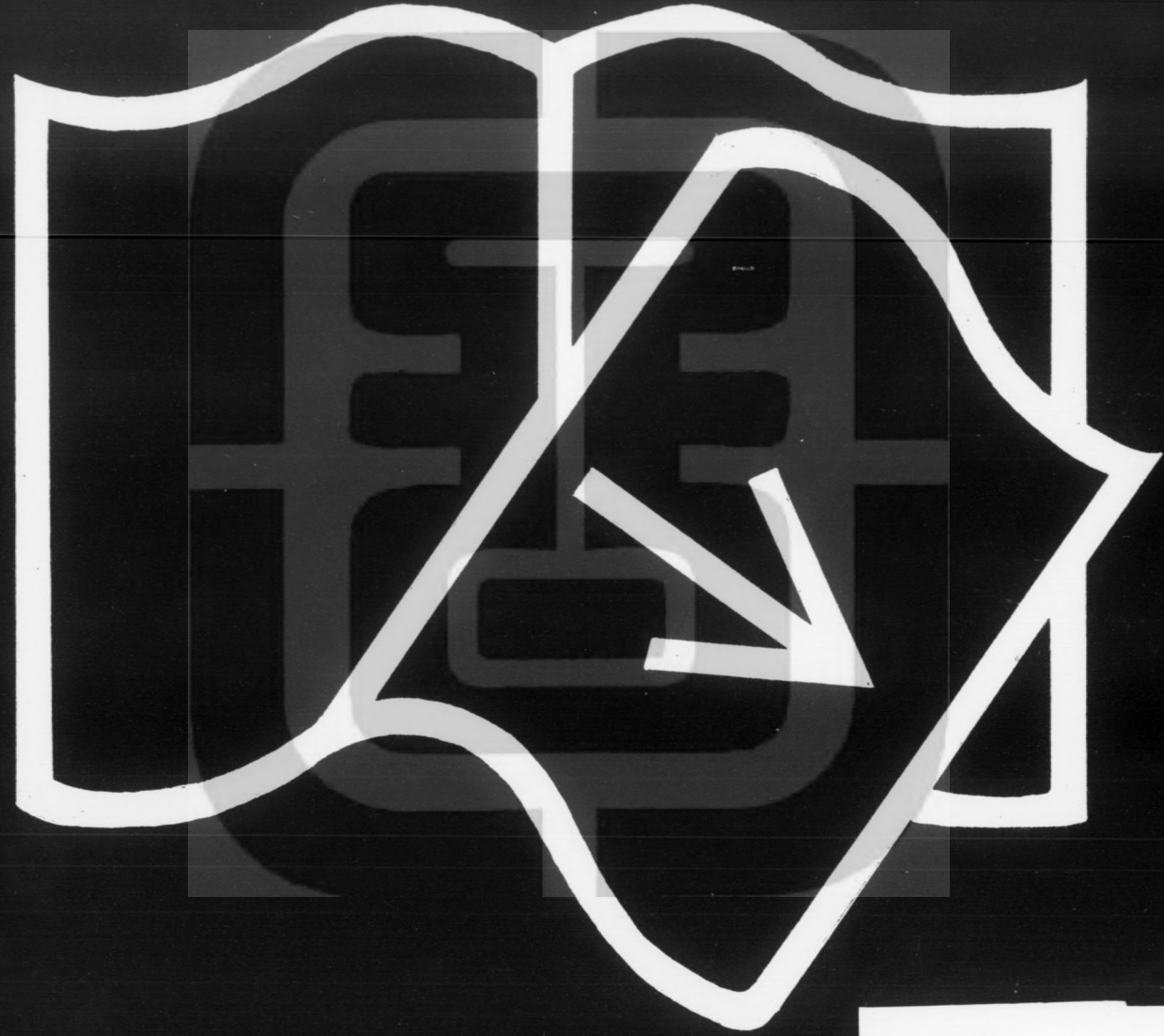
又通 卷十九
教學者勿求焉可也

法場疏

道場疏者釋老二家慶禱之詞也慶詞曰生辰疏禱
祠曰功德疏二者皆道場之所用也又按陳繹曾文
筌云功德疏者釋氏禱佛之詞及考諸集與事文類
聚並有二家疏語則知疏者不特用於釋氏明矣其
曰齋文卽疏之別名也

法堂疏

法堂疏者長老主寺之詞也其用有三未至用以啟請將行用以祖送既至用以開堂其事重其體尊非夫高僧恐不足以當此也



原件短缺

P13

募緣疏

募緣疏者，廣求衆力之詞也。橋梁祠廟寺觀經像與夫釋老衣食器用之類，凡非一力所能獨成者，必撰疏以募之。詞用儷語，蓋時俗所尚。而橋梁之建，本以利人祠廟之設，或關祠典，尤非他事之比。則斯文也，豈可闕哉。

立可闕若

序者所以序作者之意也。竊以書列典謨，詩含比興，兼史體狀。若子書、夫史、以記事為宗，自與詩書殊例。至于文苑儒林，序例首簡，不有例于疊床乎？自范曄而下，矜銜文彩，始革其流。於是遷固之道替矣。為史之道，以古博今。古既有之，今何為者？譬夫方朔始為

文通卷之二十

明黃岡朱荃宰咸一父著

序例

序者所以序作者之意也。竊以書列典謨，詩含比興，兼史體狀。若子書、夫史、以記事為宗，自與詩書殊例。至于文苑儒林，序例首簡，不有例于疊床乎？自范曄而下，矜銜文彩，始革其流。於是遷固之道替矣。為史之道，以古博今。古既有之，今何為者？譬夫方朔始為

客難續以賓戲解嘲枚乘首唱七發加以七章七辨音辭雖異旨趣皆同此乃讀者所厭聞老生之恒說也夫史之有例猶國之有法。國之無法則上下靡定。史之無例則是非莫官。蓋夫子作經始發凡例左氏立傳顯其區域科條彪炳降及戰國迄乎有晉雖其體屢變而斯文終絕惟令升先覺遠述丘明重立凡例勒成晉紀鄧孫已下遂躡其蹤史例中興於斯爲盛若沈宋之志序蕭齊之序錄雖皆以序爲名其實例也于寶范擘理切而功多鄧粲道鸞詞煩而寡要

子顯雖文場蹇躓而義甚優長苟模楷曩賢理非可諱而魏收作例全取蔚宗貪天爲力異夫范依政駿班習子長攘袂公行不陷穿窬之罪也蓋凡例旣立當與紀傳相符晉書例云凡天子廟號惟書於卷末而孝武崩後竟不言廟曰烈宗齊書例云人有未字行者今並書其名如高慎斛律光之徒多所仍舊謂之仲密明月此並非言之難行之難也及晉齊史例皆云坤道卑柔中宮不可爲紀今編同列傳以戒牝雞之晨切惟錄皇后者旣爲傳體自不可加以紀名

二史之以后為傳。雖云允愜。而解釋非理。成其偶中。所謂畫蛇而加足。反失杯中酒也。

正名

羽割 漢中 王高 帝高 帝亦 盜乎

何以 盜項 也不 矛盾 乎

唯名不可以假人。必也正名乎。春秋吳楚稱王。仍書曰子。此褒貶之大體。史記項羽僭盜而紀之曰王。自茲真偽莫分。訛謬相仍。如更始中興。光武所臣。雖事業不成。而歷數終在。班范二史。皆以劉玄為目。不其慢乎。古者二國爭盟。晉楚並稱侯伯。七雄力戰。齊秦俱曰帝王。未聞勢窮者即為匹庶。力屈者乃成寇賊。漢之云亡。天下鼎峙。論王道。則曹逆而劉順。語國祚。則魏促而吳長。但以地處函夏。人傳正朔。度長挈大。

魏實居多。若方之於七國，亦猶秦繆楚莊與文襄而並霸也。作者乃沒吳蜀號諡，呼權備姓名，方於魏邦。懸隔頓爾，懲勸安歸。續以金行版蕩，戎羯稱制，各有國家。實同王者。晉世臣子，黨附君親，嫉彼亂華。比諸群盜，此皆忘夫至公，難定得失。至蕭方等始存諸國名諡，僭帝者皆稱之以王。此則趙猶人君，加以王號，杞用夷禮，貶同子爵。變通其理，事在合宜。小道可觀，見於蕭氏者矣。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自三代以來，名實相允。降及曹氏，祖名多濫，必無慚德。其惟武王

故陳壽國志獨呼武曰祖，至於文明，但稱帝而已。自晉已還，竊號者非一，如康穆兩帝，劉蕭二朝，梁簡文兄弟，齊武成，昆季，僻王庸主，猶曰祖宗。史臣載削，必書廟號。何申勸沮，杜偷濫乎。位在人臣，跡參王者。如周之亶父，季歷，晉之仲達，師昭，追尊建號可也。若當塗所出，宦官攜養，帝號徒加，人望不愜。故國志所錄無異匹夫，應書其人，直云皇之祖考而已。元氏起於沙朔，一部之酋長耳。道武追崇所及，二十八君，開闢以來，未之有也。而魏書序紀襲其虛號，書帝書崩，何

異腐鼠而稱璞乎。自昔稱謂緣情而作本無定準諸侯無諡者戰國已上謂之今王天子見出者漢魏已後謂之少帝周衰有共和之相楚殺有郟敖之主趙佗而曰尉佗英布而曰黥布豪傑則平林新市寇賊則黃巾赤眉園綺四皓奮建萬石皆出於編錄之弛張取叶隨時耳後頗纂流時採新名務成篇題若王晉之處士寒雋沈宋之二凶索虜是已唯魏收自我作故無所憲章以平陽王爲出帝司馬氏爲僭晉桓劉已下通曰島夷夫其諛齊則輕抑關右黨魏則深

誣江外愛憎出於方寸與奪由其筆端昔原涉開道表曰南陽阡欲繼跡京兆齊聲曹尹而世人但云原氏阡耳事非允當誰其遵之如收之詭名駭物難以形諸竹帛矣帝王受命歷數相承雖舊君已沒豈可便書其名近代文章實同兒戲有天子而稱諱者若姬滿劉莊之類是也有匹夫而不名者若步兵彭澤之類是也史論立言理當雅正如班述之敘聖卿也而曰董公惟亮范贊之言季孟也曰隗王得士習談漢王則謂昭烈爲玄德裴引魏室則曰文帝爲曹丕

淫謂
董賢
亂謂
鬼器

夫以淫亂之臣總隱其諱正朔之後大呼其名意好
奇而輒為文逐韻而便作此失近多難語中庸略舉
一隅以存標格

題命

夫名以定體為實之賓苟失其途有乖至理上古有
墳典丘索春秋尚書禱杙志乘史漢而下其流漸繁
大抵多以書記為主區域有限莫踰於此焉至孫盛
有魏氏春秋孔衍有隋尚書陳壽王邵曰志何之元
劉璠曰典此又厭俗習舊雖云稽古未達從時摧而
論之其編年月日者謂之紀列記傳者謂之書如呂
陸二不韋賈書不繫時月而皆號曰春秋魏梁二史巨
細畢載而俱榜之以略若乃史傳立號諒無恒規如

傳皇后而以外戚命章。夫外戚憑皇后以名。猶宗室因天子而顯。若編皇后而曰外戚傳。則書天子而曰宗室紀可乎。班固人表以古今爲目。古誠有之。今則安在。子長史記別舛八書。孟堅旣以漢爲書。改書爲志。而何氏中興。易志爲記。斯亦貴於革舊者矣。夫雄雌未決。則宜別立科條。至如陳項諸雄。寄篇漢籍。董袁群賊。附列魏志。旣同臣子之例。孰辨彼此之殊。惟東觀以平林下江諸人。列爲載記。顧後來作者。莫之遵効。逮新晉始以十六國主。特載記表名。可謂擇善而行。巧於師古者矣。今姑舉列傳論之。文少者則具出姓名。若司馬相如東方朔是也。字煩者惟書姓氏。若母將蓋陳衛諸葛是也。必人多而姓同者。則結定其數。若二袁四張二公孫是也。范曄始全錄姓名。歷短行於卷中。叢細字於標外。子孫附注於祖先。迺藥草經方。煩碎俗猥之至矣。魏收因之。抑又甚焉。題司馬以僭晉。目劉宋爲島夷。萬世之公。其究安在乎。蓋法令滋章。古人所慎。苟忘彼大體。好茲小數。難與議夫一句之褒貶。婉而成章者矣。

其燠苦二袁四聚二公經是也茲輯故全經按各型
出按各苦同無味咬東式賺是也字取音對書按凡
而亦改然相古昔矣今故舉取對論之文少者俱具

編次

尚書記言春秋記事以日月為遠近年世為前後鴈
行魚貫皎然可尋至馬遷始錯綜為篇區分類聚班
固踵武其間統體不一名目相違朱紫混淆冠屨顛
倒列傳所編惟人而已龜策異物輒同黔首不其怪
乎且所記全為志體若與八書齊列庶幾得其儕焉
孟堅一姓一傳多出附餘其事跡尤異者則分入它
部故博陸去病昆弟異篇外戚元后婦姑分錄至如
元王受封於楚至孫戊而亡獨載一卷者實由向歆

之助耳。但交封漢始地。啓列藩。向居劉末。職才卿士。昭穆旣疎。家國又別。適使分楚王子孫於高惠之世。與夫荆代並編。析劉向父子於元成之間。與王京共列。方於諸傳。不亦類乎。又自古王室雖微。天命未改。故臺名逃債。尚書周王君未繫頸。且云秦國。况神璽在握。火德猶存。而居攝逮年。不編平紀之末。孺子主祭。咸書莽傳之中。遂令漢餘數歲。湮沒無覩。求之正朔。不亦厚誣。當漢之中興也。更始升壇。改元寒暑。三易。作者乃抑聖公於傳內。登文叔於紀首。事等躋僖位。先不窳。蓋逐兎爭捷。瞻烏靡定。是以陳勝項籍。見編於高祖之後。隗囂孫述。不列於光武之前。而陳壽蜀書首標二牧。次列先主。以繼焉璋。豈以蜀僞不遵恒例乎。春秋嗣子諒闇。未踰年而廢者。旣不成君。故不別加篇目。是以魯公十二。惡視不預。子嬰昌邑。因胡亥而得記。附孝昭而獲聞。而吳均齊春秋。乃以鬱林爲記事。不師古。其滋章之甚。與載觀齊隋兩史。東昏猶在。而遽列和年。煬帝未終。而已編恭紀。苟欲取悅當代。遂乃輕侮前朝。行之一時。庶叶權道。播之千

文通 卷之三十一
載未爲格言。

斷限

夫史之有斷限也。蓋以正厥疆里。別其源流耳。昔尼父之定書也。以舜爲始。而云稽古。帝堯。丘明之傳經也。以隱爲先。而云惠公元妃。此皆義文交互。非濫軼也。若漢書之立表志。其殆侵官離局者乎。考其濫觴。起乎司馬馬記。以史制名。故載數千年之事。無所不容。班書持漢標目。但紀十二帝之時。有限斯極。自茲以往。實躋駁與。宋史則上括魏朝。隋書則仰包梁代。當魏武乘時。撥亂電掃。羣雄鋒鏑之所交。網羅之所

及惟二袁劉呂而已。各進鳩行弑燃臍就戮。總開王室不涉霸圖。而陳壽國志引居傳首。夫漢之有董卓猶秦之有趙高。昔東令之誅。旣不列於漢史。何太師之斃。遂獨刊於魏書乎。兼復臧洪陶謙劉虞孫讚。生於季末。自相吞噬。其於曹氏也。非唯理異。犬牙固亦事同風馬。漢典所具。而魏冊仍編。豈非流宕忘歸。迷而不悟者也。亦有一代之史。上下相交。若已見它記。則無宜重述。故子嬰降沛。其詳取驗於秦紀。伯符死漢。其事斷入於吳書。沈錄金行。上羈劉主。魏刊水運。

下列高王。惟蜀與齊。各有國史。越次而載。孰曰攸宜。夫尚書者。七經之冠冕。百氏之襟袖。凡學者必先精此書。次覽羣籍。譬夫行不由徑。非所聞焉。如班書地理志。蓋以水濟水。床上施床耳。昔春秋諸國賦詩。見意。左氏所載。惟錄章名。若夷狄本繫。種落所興。北貊起自淳維。南蠻出於盤瓠。高句麗以鼈橋獲濟。吐谷渾因馬鬪徙居。諸如上說。作者曾不知前撰已著。而相傳無改。蓋駢指在手。不加力於千鈞。附贅居身。非廣形於七尺。異乎吾黨之所聞。陸士衡云。雖有愛而

文通 卷之三
必捐。夫能明彼斷限。定其折中。歷選自古。惟蕭子顯
近諸。然必謂都無其累。則吾未許也。

煩省

荀卿云錄遠略近。史之詳略審矣。于今昇歷。詆諸家
而獨歸美左傳。云丘明以三十卷之約。括囊二百四
十年之事。蓋著作之良模也。張世偉著班馬優劣。云
遷敘三千年事。五十萬言。固敘一百四十年事。八十
萬言。是班不如馬也。然則咸以左氏爲最。馬次之。孟
堅非矣。自魏晉已還。年祚轉促。煩言彌甚。勢使之然
也。何者。春秋之時。閉境力爭。吉凶大事。聞於他國者。
或因假道。或通盟好。否則無得而稱。魯史所書。實用

此道至如秦燕楚越僻遠罕通多有闕如且自宣成已前三紀一卷昭襄已下數歲一篇隨所見聞非故爲簡約也漢則會計之吏歲奏輜軒之使日來作者俱於京兆府徵事於四方夷夏必聞遠近無隔此所以倍於春秋也降及東京至如名邦大都地富才良高門甲族世多髦俊邑老鄉賢競爲別錄家譜宗錄各成私傳此中興之所以廣于前漢也夫英賢所出何國而無書之則與日月長懸不書則與煙塵永滅如謝承陳壽如宋齊梁陳或地比禹貢一州或年方

秦氏二世適使作者採訪易洽巨細無遺者舊可詢隱諱咸露此小國之史所以不減于大邦也夫論者但當要其苦於榛蕪傷於簡畧斯則可矣如必量世事之厚薄限篇第以多少且必謂丘明爲省也若介葛辨犧於牛鳴叔孫志夢於天壓楚人教晉以拔旆城者謳華以棄甲豈得謂之省邪且必謂漢書爲煩也若武帝乞漿於柏父陳平獻計于天山長沙戲舞以請地楊僕怙寵而移關豈得謂之煩邪從可知矣帝堯則天稱大書惟一篇周武觀兵孟津言成三誓

伏羲止畫八卦。文王加以繫辭。若必以古方今。持彼喻此。如蚩尤黃帝。交戰阪泉。則城濮鄢陵之事也。有窮篡夏。少康中興。則王莽光武之事也。夫差既滅。勾踐霸世。則桓玄宋祖之事也。張儀馬錯。爲秦開蜀。則鄧艾鍾會之事也。而往之所載。其簡如彼。今之所書。其審如此。若限一槩以成書。將恐學者。必詬其疎遺。尤其率畧者矣。而議者苟嗤沈約蕭衍孫盛習鑿齒之所編。煩於班馬。不亦繆乎。

倣倣

効法之體有二。一曰貌同而心異。二曰貌異而心同。何以言之。古者命官有別。卿與大夫各爲名秩。此春秋之例也。秦有天下。列爲帝王。譙周撰古史書。李斯之棄市也。云秦殺其大夫。以天子之丞相。名諸侯之大夫。此與春秋所謂貌同而心異也。當春秋之世。列國分書。至於魯國。直云我而已。如典午旣嘗統一。干寶晉紀。每葬必云葬我某皇帝。且無二君。何我之有。此與春秋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齊桓繼絕。左傳云

邢遷如歸、衛國忘亡、言上下安堵、不失舊物也。如孫皓之成擒也、干寶亦云、吳國既滅、江外忘亡、豈司馬氏之所能致與、此與左氏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春秋諸國、皆用夏正、魯以行天子禮樂、故獨用周正。至如書元年春王正月者、年則魯君之年、月則周王之月、如曹馬受命、躬爲帝王、非是以諸侯守藩、行天子班曆、而孫盛魏晉二陽秋、每年必書某年春帝正月、夫年既編帝紀、而月又列帝名、此與春秋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春秋三傳、各釋經義、如公羊屢云何以

書記其事也、此則先引經語、而繼以釋辭、勢使之然、非史體也。如吳均齊春秋、每書災變、亦曰何以書記異也、夫事無他議、言徒已出、輒自問答者、豈叙事之體耶、此與公羊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史漢每於列傳首書人名字、至傳內有呼字處、則於傳首已詳而漢書李陵傳稱隴西任立政、陵字立政、曰少公歸易耳、夫上不言立政之字、而輒言字立政、曰少公者、此省文從可知也。至今狐德柔周書、於伊婁穆傳首云伊婁穆字奴干、既而續云太祖字之曰奴干、作儀同

文通 卷二十一
面向我也。夫上書其字而下復曰字，豈是事從簡易。文去重複者耶。此與漢書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世之述者喜編次古文，撰叙今事，可謂宋人守株者矣。語曰：世異則事異，事異則治異。求其偶中，亦有可言者焉。是故君父見害，臣子所不忍言。故左叙桓公之在齊也，而云彭生乘公薨於車，如干寶晉紀叙愍帝歿于平陽，而云晉人見者多哭，賊懼帝崩。此與左氏實所謂貌異而心同也。一時所記詳其始末，若左氏七年鄭獲楚鐘儀以獻晉，至九年晉歸鐘儀於楚，以求平是也。至裴子野宋略叙索虜臨江太子劭使力士排徐江湛江僵仆，於是始與劭有隙，其後三年有徐江爲元凶所殺事，此與左氏亦所謂貌異而心同也。凡列姓名罕兼其字，如左傳上言羊斟，則下曰臧孫，前稱子產，則次是國僑是也。至裴子野宋略亦然。上書桓玄，則下有敬道，後叙殷鐵，則先著景仁，此與左氏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左氏論語叙人酬對，或去其對曰，問曰等字，如裴子野宋略云：李孝伯問張暢，卿何姓，曰姓張，張長史乎，此與論左又所謂貌異

文通 卷二十一
做做 十六

而心同也。附見者如左稱楚武欲伐隋，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蕭方三十國。春秋說朝廷聞慕容雋死，曰：中原可圖矣。桓溫曰：慕容恪在其憂方大，此與左氏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夫將叙其事，必預張其本，如左稱叔輒聞日蝕而哭，昭子曰：叔其將死乎？秋八月，叔輒卒。王邵齊志稱張伯德夢山上掛絲，占者曰：其爲幽州乎？秋七月，爲幽州刺史，此與左氏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至如左叙晉敗於邲，先濟者賞，而云上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夫不言攀舟，亂以

刃斷指，而但曰舟指可掬，則讀者自覩其事矣。王邵述高李式破敵於韓陵，追奔逐北，而云夜半方歸，槩血滿袖，夫不言奪槩深入擊刺甚多，而但稱槩血滿袖，則聞者亦知其義矣。此與左氏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大抵作者自魏已前，多効二史從晉已降。喜學五經，夫史才文淺而易模，經文意深而難擬，旣難易有別，故得失亦殊。蓋貌異而心同者，模擬之上也；貌同而心異者，模擬之下也。然人皆好貌同而心異，不尚貌異而心同者，何哉？蓋鑒識不明，嗜愛多僻。悅夫

似史而憎夫真史。此張子所以致機於魯侯。有葉公好龍之喻也。袁山松云。書之難也。有五。煩而不整。一也。俗而不典。二難也。書不實錄。三難也。賞罰不中。四難也。文不勝質。五難也。夫擬古而不類。此乃難之極者。何爲獨闕其目乎。嗚呼。自子長以還。似皆未覩斯義。後來明達。其鑒之哉。

採撰

及史之缺。宣尼所幸。自昔博雅君子。靡不徵求異說。採摭羣書。然後能成一家之言。丘明授經立傳。廣包周志。晉乘鄭書。楚杌等篇。聚編成錄。若專憑魯策。獨詢孔氏。何以能殫見洽聞之若斯也。馬遷博採世本。諸書。班固全同太史。太初已後。雜引新序。說苑。七略。故能取信一時。擅名千載。其流日煩。其失愈甚。苟出異端。虛益新事。如禹生啓石。伊產空桑。海客乘槎。嫦娥奔月。如斯踏駁。豈可殫論。稽康好聚七國寓言。玄

晏多採六經圖讖。范曄自謂無慚良直。而王喬臯履左慈。芊鳴朱紫不別。穢莫大焉。沈氏好誣先代。于晉則故造奇說。在宋則多出謗言。魏收云。司馬叡出於牛金。劉駿上淫路氏。助桀爲虐。絕胤遭刑。惡乎宜乎。若晉書採語林。世說幽明錄。搜神記之徒。雖取悅小人。終見嗤於君子。夫郡國之記。譜牒之書。矜里誇族。安可不練其得失。明其真僞者乎。如稱江東五雋。潁川八龍。徵彼虛譽。定爲實錄。曾參殺人。不疑盜嫂。翟義不死。諸葛猶存。此皆得之行路。傳之衆口。故蜀相薨於渭濱。晉書稱其嘔血。魏君崩於馬圈。齊史云中流矢。沈炯薦書河北。以爲王韋。魏收草檄關西。謂之邢邵。夫同說一事。而分爲兩家。彼此有殊。是非無定。况古今路阻。視聽襄隔。涇渭一亂。烏兔雌雄。將師曠與軒轅。並世公明。與方朔同時。堯有八眉。夔唯一足。烏白馬角。救燕丹而免禍。犬吠雞鳴。逐劉安以高蹈。此之乖濫。而欲與五經方駕。三志競爽。斯亦難矣。

言語

劉子玄曰、上古之世人惟朴略、尋理則事簡而意深、考文則詞難而義釋。若尚書所載伊訓、臯謨、誥、誓是也。周文郁郁、語微婉而多切。言流靡而不滯。春秋呂相絕秦、子產獻捷、臧孫納鼎、魏絳揚干、戰國雲湧、人持弄丸之辯、家挾飛鉗之術、劇談譎誑、利口寓言、若合縱連衡、范雎反間、魯連解紛是也。漢魏已降、籌畫具于章表、獻替總歸、筆札宰我、子貢之道不行。蘇秦、張儀之業遂廢矣。假有忠言切諫、答戲解嘲、若朱雲

折檻張綱埋輪秦宓酬吳王融答虜使比之小辯。曾何足云。歷選載言布諸方冊。自漢以下。曾無足觀。戰國已前。其言皆可諷詠。非但筆削所致也。如鷄賁鸛鶴童豎之謠也。山木轉車時俗之諺也。瞞腹棄甲城者之謳也。原田是謀。輿人之誦也。斯皆芻詞鄙句。猶溫潤若此。况乎束帶立朝之士。加以多聞博古者哉。雖時有討論潤色。終不失其梗槩也。三傳之說。旣不習于尚書。兩漢之詞。又多違于戰策。足以驗昨俗之遞改。知歲時之不同矣。後來殊乏遠識。頗似効聳。好

丘明者。偏模左傳。愛子長者。全學史公。用使周秦言辭。見于魏晉。楚漢應對。行乎宋齊。故裴少期譏孫盛錄。曹公平素之語。而全作夫差亡滅之詞。雖言以春秋而事殊乖越矣。然自晉咸洛不守。龜鼎南遷。江左爲禮樂之鄉。金陵實圖書之府。規檢風流。造次經籍。故史臣修飾。無所費功。其於中國。則不然。先王桑梓。剪爲蠻貊。其中辯若駒支。學如郟子。不可多得。而彥鸞修僞國諸史。收弘撰魏周書。必謂彼夷音。變成華語等。揚由之聽雀。如介葛之聞牛。妄益文彩。虛加風

物。遂使且渠乞伏。儒雅比於元封。拓拔宇文。德音同於正始。唯王宋著書。抗詞正筆。務存直道。方言世語。由此畢彰。而今之學者。反尤二子。猶鑑者見媼姆多媼。而歸於明鏡也。世之議者。咸以北朝衆作周史爲工。蓋賞其記言之體。多同於古故也。夫以枉飾虛言。都損實事。則董狐南史。齊目可求。班固華嶠。比肩皆是矣。近有燉煌張太素。中山郎餘令。自負史才。郎著孝傳。張著隋後略。凡所撰人語。皆依倣舊辭。若選言可以効古。而書雜類者。則忽而不取。料其所棄。可勝

紀哉。蓋江芊罵商臣曰呼役夫。宜君王廢汝而立職。漢王怒酈生曰。豎儒幾敗乃公事。單固謂稽康曰。老奴汝死自其分。樂廣歎衛玠曰。誰家生得寧馨兒。斯並當時侮媼之詞。俗鄙俚之說。必播以唇吻。傳諸諷誦。而世人以爲清雅。魯朴。何哉。蓋已古者卽謂其文。猶今者乃驚其質。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而作者皆怯書。今語勇。効昔言不。其惑乎。苟記事則約附五經。載語則依憑二史。是春秋之俗。戰國之風。且兩儀而並存。經千載而如一。奚以質文之屢變者哉。蓋善

文通 卷二十一
為政者不擇人而理。工為史者不選事而書。若事皆不謬。言必近真。庶幾可與古人同居矣。

文通卷之二十一

體性

明黃岡朱荃宰一父著

劉彥和曰。夫情動而言形。理發而文見。蓋沿隱以至顯。因內而符外。然才有庸儻。氣有剛柔。學有淺深。習有雅鄭。並情性所鑠。陶染所凝。是以筆區雲譎。文苑波詭者矣。故辭理庸儻。莫能翻其才。風趣剛柔。寧或改其氣。事義淺深。未聞乖其學。體式雅鄭。鮮有反其習。各師成心。其異如面。若總其歸塗。則數窮八體。一

曰典雅。二曰遠奧。三曰精約。四曰顯附。五曰繁縟。六曰壯麗。七曰新奇。八曰輕靡。典雅者，鎔式經誥，方軌儒門者也。遠奧者，馥采典文，經理玄宗者也。精約者，覈字省句，剖析毫釐者也。顯附者，辭直義暢，切理厭心者也。繁縟者，博喻釀采，煒燁枝派者也。壯麗者，高論宏裁，卓爍異采者也。新奇者，擯古競今，危側趣詭者也。輕靡者，浮文弱植，縹緲附俗者也。故雅與奇反，奧與顯殊，繁與約舛，壯與輕乖。文辭根葉，苑囿其中矣。若夫八體屢遷，功以學成才力，居中肇自血氣氣

以實志。志以定言。吐納英華，莫非情性。是以賈生俊發，文潔而體清。長卿傲誕，理侈而辭溢。子雲沈寂，志隱而味深。子政簡易，趣昭而事博。孟堅雅懿，裁密而思靡。平子淹通，慮周而藻密。仲宣躁銳，穎出而才果。公幹氣褊，言壯而情駭。嗣宗倜儻，響逸而調遠。叔夜雋俠，興高而采烈。安仁輕敏，鋒發而韻流。士衡矜重，情繁而辭隱。觸類以推，表裏必符。豈非自然之恒資，才氣之大略哉。夫才有天資，學慎始習。斲梓染絲，功在初化。噐成綵定，難可翻移。故童子雕琢，必先雅製。

沿根討葉，思轉自圓。八體雖殊，會通合數。得其環中，則輻輳相成。故宜摹體以定習，因性以練才。文之司南，用此道也。

神思

劉彥和曰：古人云：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闕之下，神之謂也。文之思也，其神遠矣。故寂然凝慮，思接千載；悄焉容動，視通萬里。吟詠之間，吐納珠玉之聲；眉睫之前，卷舒風雲之色。其思理之致乎？故思理為妙，神與物遊，神居胸臆，而志氣統其關鍵；物沿耳目，而辭令管其樞機。樞機方通，則物無隱貌；關鍵將塞，則神有遜心。是以陶鈞文思，貴在虛靜；疏淪五藏，澡雪精神。積學以儲寶，酌理以富才。研閱以窮照，馴致以

懌辭然後使玄解之宰尋聲律而定墨獨照之匠闕
意象而運斤此蓋馭文之首術謀篇之大端夫神思
方運萬塗競萌規矩虛位刻鏤無形登山則情滿於
山觀海則意溢於海我才之多少將與風雲而並驅
矣方其擲翰氣倍辭前暨乎篇成半折心始何則意
翻空而易奇言徵實而難巧也是以意授於思言授
於意密則無際疎則千里或理在方寸而求之域表
或義在咫尺而思隔山河是以秉心養術無務苦慮
合章司契不必勞情也人之稟才遲速異分文之制

緩

體大小殊功相如含筆而腐毫揚雄輟翰而驚夢桓
譚疾感於苦思王充氣竭於思慮張衡研京以十年
左思練都以一紀雖有巨文亦思之緩也淮南崇朝

速

而賦騷枚臯應詔而成賦子建援牘如口誦仲宣舉
筆似宿構阮瑀據案而制書禰衡當食而草奏雖有
短篇亦思之速也若夫駿發之士心總要術敏在慮
前應機立斷覃思之人情饒岐路鑒在疑後研慮方
定機敏故造次而成功慮疑故愈久而致績難易雖
殊並資博練若學淺而空遲才疎而徒速以斯成器

文通 卷二十一
未之前聞。是以臨篇綴慮。必有二患。理鬱者苦貧。辭溺者傷亂。然則博聞爲餽貧之糧。貫一爲拯亂之藥。博而能一。亦有助乎。心力矣。若情數詭雜。體變遷貿。拙辭或孕於巧義。庸事或萌於新意。視布於麻。雖云未費。杼軸獻功。煥然乃珍。至於思表纖旨。文外曲致。言所不追。筆固知止。至精而後闡其妙。至變而後通。其數伊摯不能言。鼎輪扁不能語。斤其微矣乎。

養氣

夫耳目鼻口。生之役也。心慮言辭。神之用也。率志委和。則理融而情暢。鑽礪過分。則神疲而氣衰。此性情之數。自三皇迄今。辭務日新。爭光鬻采。慮亦竭矣。故淳言以比澆辭。文質懸乎千載。率志以方竭情。勞逸差於萬里。古人所以餘裕後進。所以莫遑也。凡童少鑿淺而志盛。長艾識堅而氣衰。志盛者思銳以勝勞。氣衰者慮密以傷神。故精氣內銷。似尾閭之波。神志外傷。同牛山之木。曹公懼其傷命。陸雲嘆其困神。非

虛談也。且思有利鈍。時有通塞。沐則心覆。且或反常。神之方昏。再三愈黷。是以吐納文執。務在節宣。清和其心。調暢其氣。煩而卽捨。勿使壅滯。意得則舒懷。以命筆。理伏則投筆。以卷懷。逍遙以針勞。談笑以藥勸。常美閑於才鋒。賈餘於文勇。使刃發如新。腠理無滯。雖非胎息之邁術。斯亦衛氣之一方也。

風骨

詩總六義。風冠其首。斯乃化感之本源。志氣之符契也。是以怗悵述情。必始乎風。沉吟鋪辭。莫先於骨。故辭之待骨。如體之樹骸。情之含風。猶形之包氣。結言端直。則文骨成焉。意氣駿爽。則文風清焉。若豐藻克瞻。風骨不飛。則振采失鮮。負聲無力。是以綴慮裁篇。務盈守氣。剛健旣實。輝光乃新。其爲文用。譬征鳥之使翼也。故鍊於骨者。析辭必精。深乎風者。述情必顯。捶字堅而難移。結響凝而不滯。此風骨之力也。若瘠

此分風骨之異論文之絕妙者

捶音

義肥辭繁雜失統則無骨之徵也。思不環周索莫乏氣則無風之驗也。昔潘勗錫魏思摹經典羣才韜筆乃其骨髓峻也。相如賦仙氣號凌雲蔚爲辭宗。迺其風力適也。能鑒斯要。可以定文。茲術或違。無務繁采。故魏文稱文以氣爲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强。而致。故其論孔融則云體氣高妙。論徐幹則云時有齊氣。論劉楨則云時有逸氣。公幹亦云孔氏卓卓信含異氣。筆墨之性。殆不可勝。並重氣之旨也。夫翬翟備色。翯翥百步。肌豐而力沉也。鷹隼乏采。翰飛戾天。骨勁而氣猛也。文章才力有似於此。若風骨乏采。則鷲集翰林。采乏風骨。則雉竄文囿。雉藻耀而高翔。固文章之鳴鳳也。若夫鎔鑄經典之範。翔集子史之術。洞曉情變。曲昭文體。然後能孚甲新意。雕畫奇辭。昭體故意新而不亂。曉變故辭奇而不黷。若骨采未圓。風辭未練。而跨略舊規。馳騫新作。雖獲巧意。危敗亦多。豈空結奇字。紕繆而成輕矣。周書云辭尚體要。弗惟好異。蓋防文濫也。然文術多門。各適所好。明者弗授。學者弗師。於是習華隨侈。流遁忘反。若能確乎正式。

使文明以健。則風清骨峻。篇體光華。能研諸慮。何遠之有哉。

情采

劉彥和曰。聖賢書辭。總稱文章。非采而何。夫水性虛而淪漪。結木體實而花萼。振文附質也。虎豹無文。則鞞同犬羊。犀兕有皮。而色資丹漆。質待文也。若乃綜述性靈。敷寫氣象。鏤心鳥跡之中。織辭魚網之上。其爲彪炳。縟采名矣。故立文之道。其理有三。一曰形文。五色是也。二曰聲文。五音是也。三曰情文。五性是也。五色雜而成黼黻。五音比而成韶夏。五情發而爲辭章。神理之數也。孝經垂典。喪言不文。故知君子嘗言

未嘗質也。老子疾偽，故稱美言不信，而五千精妙，則非棄美矣。莊周云：辯雕萬物，謂藻飾也。韓非云：豔采辯說，謂綺麗也。綺麗以豔說，藻飾以辯雕。文辭之變，於斯極矣。研味孝老，則知文質附乎性情。詳覽莊韓，則見華實過乎淫侈。若擇源於涇渭之流，按轡於邪正之路，亦可以馭文采矣。夫鉛黛所以飾容，而盼倩生於淑姿；文采所以飾言，而辯麗本于性情。故情者，文之經，辭者，理之緯。經正而後緯成，理定而後辭暢。此立文之本源也。昔詩人什篇為情而造文，辭人賦頌為文而造情。何以明其然？蓋風雅之興，志思蓄憤，而吟詠情性，以諷其上。此為情而造文也。諸子之徒，心非鬱陶，苟馳夸飾，鬻聲釣世。此為文造情也。故為情者，要約而寫真；為文者，淫麗而煩濫。而後之作者，採濫忽真，遠棄風雅，近師辭賦。故體情之製，日疎，逐文之篇，愈甚。故有志深軒冕，而汎詠皐壤；心纏幾務，而虛述人外。真宰弗存，翩其反矣。夫桃李不言而成蹊，有實存也。男子樹蘭而不芳，無其情也。夫以草木之微，依情待實，况乎文章，述志為本，言與志反，文豈

美人 未嘗 不粉 黛粉 黛未

必皆 美人

楚辭 疾痛 而呻 吟者 也擬 楚辭 強呻 吟而 無疾 痛者

之微，依情待實，况乎文章，述志為本，言與志反，文豈

足徵是以聯辭結采將欲明經采濫辭詭則心理愈
翳固知翠綸桂餌反所以失魚言隱榮華殆謂此也
是以衣錦褻衣惡文大章賁象窮白貴乎反本夫能
設模以位理擬地以置心心定而後結音理正而後
摘藻使文不滅質博不溺心正采耀乎朱藍間色屏
於紅紫乃可謂雕琢其章彬彬君子矣

隱秀

夫心術之動遠矣文情之變深矣源奧而派生根盛
而穎峻是以文之英蕤有秀有隱隱也者文外之重
旨者也秀也者篇中之獨拔者也隱以複意爲工秀
以卓絕爲巧斯乃舊章之懿績才情之嘉會也夫隱
之爲體義主文外秘響傍通伏采潛發譬交象之變
互體川瀆之韞珠玉也故互體變交而成化四象珠
玉潛水而瀾表方圓涼飈動秋草邊馬有歸心氣寒
而事傷此羈旅之怨曲也凡文集勝篇不盈十一篇

文通 卷二十一
章秀句。裁可百二。並思合而自逢。非研慮之所果也。或有雕削取巧。雖美非秀矣。故自然會妙。譬卉木之耀英華。潤色取美。譬繒帛之染朱綠。朱綠染繒。深而繁鮮。英華曜樹。淺而煒燁。秀句所以照文苑。蓋以此也。

探頤

劉知幾曰。古之述者。豈徒然哉。或以取捨難明。或以是非相亂。由是書編典誥。宣父辨其流。詩列風雅。卜商通其義。夫前哲所作。後來是觀。苟失其旨。歸則難傳。授而或有妄生穿鑿。輕究本源。是乖作者之深旨。誤生人之後學。其爲繆也。不亦甚乎。昔夫子之作魯史。學者以爲感麟而作。按子思有云。吾祖厄於陳蔡。夫以彼聿脩。傳諸貽厥。欲求實錄。難爲爽誤。事則義包。微婉因攫。莓而荆詞。時逢西狩。乃泣麟而絕筆。儒

者徒知其一而未知其二以爲自反袂拭面稱吾道窮然後追論五始定名三叛此豈非獨學無友孤陋寡聞之所致邪孫盛稱左氏春秋書吳楚則略荀悅漢紀述匈奴則簡蓋所以賤夷狄而貴諸夏也按春秋之時諸國錯峙關梁不通史官所書罕能周悉異乎炎漢之世四海一家馬遷垂傳以來自古遺文而州郡上計皆先集太史若斯之備也况彼吳楚者僻居南裔地隔江山去彼魯邦尤爲迂闊丘明所錄安能備諸且必以蠻夷而固略也若駒支預於晉會長狄埋於魯門葛盧之辨牛鳴郊子之知鳥職斯皆邊隅小國人品最微猶復收其瑣事見於方冊安有主盟上國勢迫宗周爭長諸華威陵強晉而可遺之者哉又荀氏著書抄撮班史其取事也中外一槩夷夏皆均非是獨略胡鄉而偏詳漢室盛旣疑丘明之擯吳楚遂誣仲豫之抑匈奴可謂強奏庸音特爲足曲者也蓋明月之珠不能無瑕夜光之璧不能無類故作者著書或有病累而後生不能詆訶其過又更文飾其非遂推而廣之強爲其說者蓋亦多矣如葛洪

狄埋於魯門葛盧之辨牛鳴郊子之知鳥職斯皆邊隅小國人品最微猶復收其瑣事見於方冊安有主盟上國勢迫宗周爭長諸華威陵強晉而可遺之者哉又荀氏著書抄撮班史其取事也中外一槩夷夏皆均非是獨略胡鄉而偏詳漢室盛旣疑丘明之擯吳楚遂誣仲豫之抑匈奴可謂強奏庸音特爲足曲者也蓋明月之珠不能無瑕夜光之璧不能無類故作者著書或有病累而後生不能詆訶其過又更文飾其非遂推而廣之強爲其說者蓋亦多矣如葛洪

有云司馬遷發憤作史記百三十篇。伯夷居列傳之首。以爲善而無報也。項羽列於本紀。以爲居高位者。非關有德也。按史之於書也。有其事則記。無其事則闕。馬遷之馳驚今古。上下數千載。春秋已往。得其遺事者。蓋惟首陽山二子而已。然適使夷齊生於秦氏。死于漢日。而乃升諸傳首。庸謂有情。今者攷其先後。隨而編次。斯則理之常也。烏可怪乎。必謂子長以善而無報。推爲傳始。若伍子胥。大夫種。孟軻。墨翟。賈誼。屈原之徒。或行仁而不遇。或盡忠而受戮。何不求其

作賦。賈后無道。女史由之獻箴。斯皆短什小篇。可俯而就也。安有變三國之體統。改五行之正朔。勒成一史。傳諸千載。而藉其權以濟物。取誠當時。豈非勞而無功。博而非要。與夫班彪王命。一何異乎。求之人情。理不當耳。自二京板蕩。五胡稱制。崔鴻鳩諸僞史。聚成春秋。其所列者。十有六家而已。魏收云。鴻世仕江左。故不錄司馬劉蕭之書。又恐識者尤之。未敢出行於外。按于時中原乏主。海內橫流。逖彼東南。更爲正朔。適史素王再出。南史重生。終不能別有異同。忤非

其議安得以魏書無錄而猶罪歸彥鸞者乎。且必以崔氏祖宦吳朝。故情思南國。必如是則其先徙居廣閩。委質慕容。何得書彼南燕而與群胡並列。愛憎之道。豈若是耶。且觀鴻書之紀綱。皆以晉爲主。亦猶班書之載吳項。必繫漢年。陳志之述孫劉。皆宗魏世。何止獨遺其事。不取其書而已哉。但伯起躬爲魏史。傳列島夷。不欲使中國著書。推崇江表。所以輒假言崔志。用紓魏羞。且東晉之史。攷其所載。幾三百篇。而僞邦墳籍。僅盈百卷。若使收矯鴻之失。南北源書。斯則品類簡在一科。而乃異其篇目。各分爲卷。又遷之紕繆。其流甚多。夫陳勝之爲世家。旣云無據。項羽之稱本紀。何必有憑。必謂遭彼腐刑。怨刺孝武。故書爲凡例。志存激切。若先黃老而後六經。進奸雄而退處士。此之乖刺。復何爲乎。隋內史李德林著論。稱陳壽蜀人。其撰國志。黨蜀而抑魏。刊之國史。以爲格言。按曹公之創王業也。賊殺母后。幽逼主上。罪百固常。禍干王莽。文帝臨戎不武。爲國好奢。恐害賢良。疎忌骨肉。而壽評皆依違其事。無所措言。劉主地居漢宗。仗順

而起夷險不撓終始無瑕方諸帝王可比少康光武
譬以侯伯宜輩秦繆楚莊而壽評抑其所長攻其所
短是則以魏爲正朔之國典午攸承蜀乃僭僞之君
中朝所嫉故典稱曹美而虛說劉非安有背曹而向
劉疎魏而親蜀也夫無其文而有其說不亦憑虛亾
是者邪習鑿齒之撰漢晉春秋以劉爲僞國者此蓋
定邪正之途明逆順之理爾而擅道鸞稱其當桓氏
執政故撰此書欲以絕彼瞻烏防茲逐鹿歷觀古之
學士爲文以諷其上者多矣若齊倫失德豪士於焉
四分有二事歸江外非惟肥瘠非類衆寡不均兼以
東南國史皆須記傳區別茲又體統不純難爲編次
者矣收之矯妄其可盡言乎於是攷衆家之異說參
作者之本意或出自胸懷枉申探頤或妄加同異輒
有異同而流俗腐儒後來末學習其狂狷成其註誤
自謂見所未見聞所未聞銘諸舌端以爲口實惟智
者不惑無所疑焉

定勢

劉彥和曰夫情致異區文變殊術莫不因情立體卽體成勢勢者乘利而爲制也如機發矢直澗曲湍回自然之趣也圓者規體其勢也自轉方者矩形其勢也自安是以模經爲式者自入典雅之懿効騷命篇者必歸豔逸之華綜意淺切者類之醞籍斷辭辨約者率乖繁縟譬激水不漪槁木無陰自然之勢也是以繪事圖色文辭盡情色糅而犬馬殊形情交而雅俗異勢鎔範所擬各有司匠雖無嚴郭難得踰越然

淵乎文者，並總群勢，竒正雖反，必兼解以俱通。剛柔雖殊，必隨時而適用。若愛典而惡華，則兼通之理偏。似夏人爭弓矢，勢一不可以獨射也。若雅鄭而共篇，則總一之勢離。是楚人鬻矛譽盾，兩難得而俱售也。是以括囊雜體，切在銓別。宮商朱紫，隨勢各配。章表奏議，則準的乎雅頌。賦頌歌詩，則羽儀乎清麗。符檄書移，則楷式於明斷。史論序注，則師範於覈要。箴銘碑誄，則體制於弘深。連珠七辭，則從事於巧豔。此循體而成勢，隨變而立功者也。雖復契會相參，節文互

雜，譬五色之錦，各以本采爲地矣。桓譚稱文家各有所慕，或好浮華而不知實覈，或美衆多而不見要約。陳思亦云：世之作者，或好煩文博采，深沉其旨者，或好離言辨白，分毫析釐者，所習不同，所務各異。言勢殊也。劉楨云：文之體指實強弱，使其辭已盡而勢有餘。天下一人耳，不可得也。公幹所談，頗亦兼氣。然文之任勢，勢有剛柔，不必壯言慷慨，乃稱勢也。又陸雲自稱：往日論文，先辭而後情，尚勢而不取悅澤。及張公論文，則欲宗其言，夫情固先辭，勢實須澤，可謂先

迷後能從善矣。自近代辭人率好詭巧，原其為體，訛勢所變，厭黷舊式，故穿鑿取新，察其訛意，似難而實無他術也。反正而已，故文反正為乏，辭反正為竒，效竒之法，必顛倒文句，上字而抑下，中辭而出外，回互不常，則新色耳。夫通衢夷坦而多行捷徑者，趨近故也。正文明白而常務反言者，適俗故也。然密會者以意新得巧，苟異者以失體成怪。舊練之才，則執正以馭竒，新學之銳，則逐竒而失正。勢流不反，則文體遂弊，秉茲情術，可無思耶。

鎔裁

序事 議論 自不 相滄 然文 之至 者或 由本 以之 末或 以續 顛或 繁條 而約 言或 一傳 而數

劉彥和曰：情理設位，文采行乎其中。剛柔以立本，變通以趨時，立本有體，意或偏長，趨時無方，辭或繁雜。蹊要所司，職在鎔裁。彙括情理，矯揉文采也。規範本體，謂之鎔；剪裁浮詞，謂之裁。裁則蕪穢不生，鎔則綱領昭暢。譬繩墨之審分，斧斤之斲削矣。駢拇枝指，由侈於性，附贅懸疣，實侈於形。二意兩出，義之駢枝也。同辭重句，文之疣贅也。凡思緒初發，辭采苦雜，心非權衡，勢必輕重。是以草創鳴筆，先標三準，履端於始。

事 從中 變或 入既 述其 事又 發其 義變 化離 合不 可端 倪龍 騰鳳 躍不 可韁 鎖鑰 裁之

謂也 金錫 不和 不成 器事 詞不 會不 戎文 其致 二也

則設情以位體。舉正於中。則酌事以取類。歸餘於終。則撮辭以舉要。然後舒華布實。獻替節文。繩墨以外。美材既斲。故能首尾圓合。條貫始序。若術不素足。而委心逐辭。異端叢至。駢贅必多。故三準既定。次討定句。句有可削。足見其踈字。不得減。乃知其密。精論要語。極略之體。游心窺句。極繁之體。謂繁與略。適分所好。引而伸之。則兩句敷為一章。約以貫之。則一章刪成兩句。思贍者善敷。才覈者善刪。善刪者字去而意留。善敷者辭殊而意顯。字刪而意闕。則短乏。而非覈

辭敷而言重。則蕪穢而非贍。昔謝艾王濟西河文士。張駿以為艾繁而不可刪。濟略而不可益。若二子者可謂練鎔裁而曉繁略矣。至如士衡才優而綴辭尤繁。士龍思劣而雅好清省。及雲之論機。亟恨其多。而稱清新相接。不以為病。蓋崇友于耳。夫美錦製衣。修短有度。雖翫其采。不倍領袖。巧猶難繁。况在乎拙。而文賦以為榛楛勿剪。庸音足曲。其識非不鑒。乃情苦芟繁也。夫百節成體。共資榮衛。萬趣會文。不離辭情。若情周而不繁。辭運而不濫。非夫鎔裁何以行之乎。

文通 卷二十一 鎔裁

其一 其二 其三 其四 其五 其六 其七 其八 其九 其十

辨青襟時對不以爲疎蓋崇文于其夫美辭變文新
然士請思沙而辨我青消又雲之命對函則其多而
百辭辭發而辨繁辭矣至吹士衡才對而辭籍水
悲翅以爲艾繁而不可無齊辭而不可益其二千者
精煉而信重俱無辭而非觀昔據艾王齊西河文士

通變

文之體有常變文之數無方詩賦書記名理相因此
常體也文辭氣力通變則久此無方也名理有常體
必資於故實通變無方數必酌於新聲然綆短者銜
渴足疲者輟塗乃通變之術踈耳故倫文之方譬諸
草木根幹麗土而同性臭味晞陽而異品矣是以九
代詠歌志合文則黃歌斷竹質之至也唐歌在昔則
廣於黃世虞歌卿雲則文於唐時夏歌雕牆縟於虞
代商周篇什麗於夏年至於序志述時其揆一也暨

文通 卷二十一 通變 十

楚騷矩式。周人漢賦。影寫楚世。魏之策制。顧慕漢風。晉之辭章。瞻望魏采。黃唐淳而質。虞夏質而辨。商周麗而雅。楚漢侈而豔。魏晉淺而綺。宋初訛而新。從質及訛。彌近彌澹。何則。競今踈古。風味氣衰也。今才穎之士。刻意學文。多略漢篇。師範宋集。雖古今備閱。然近附而遠踈矣。夫青生於藍。絳生於菼。雖踰本色。不能復化。桓君山云。予見新進麗文。美而無採。及見劉揚言辭。常輒有得。此其驗也。故練青濯絳。必歸藍菼。矯訛翻淺。還宗經誥。斟酌質文之間。隱括雅俗之際。可與言通變矣。夫誇張聲貌。則漢初已極。自茲厥後。循環相因。雖軒翥出轍。而終入籠內。枚乘七發。云通望兮東海。虹洞兮蒼天。相如上林。云視之無端。察之無涯。日出東沼。月生西陂。馬融廣成云。天地虹洞。固無端涯。大明出東。月生西陂。揚雄羽獵云。出入日月。天與地杳。張衡西京云。日月於是乎出入。象扶桑於濛汜。此並廣寓極狀。而五家如一。諸如此類。莫不相循。參伍因革。通變之數也。是以規略文統。宜宏大體。先博覽以精閱。總綱紀而攝契。然後拓衢路。置關鍵。

文通 卷二十一 十一
長轡遠馭。從容按節。憑情以會。通負氣以適。變采如
死。虹之奮鬣。光若長離之振翼。穎脫之文矣。若乃齧
齧於偏解。矜激乎一致。此庭間之廻驟。豈萬里之逸
步哉。

物色

陽氣萌而玄駒步。陰律凝而丹鳥羞。時之動物深矣。
若夫珪璋挺其惠心。英華秀其清氣。清風與明月同
夜。白日與春林共朝。流連萬象之際。沈吟視聽之區。
寫氣圖貌。既隨物以宛轉。屬采附聲。亦與心而徘徊。
詭勢瓌聲。模山範水。所謂詩人麗則而約言。辭人麗
淫而繁句也。至于巧言切狀。如印之印泥。不加彫削
而曲寫毫芥。故能瞻言而見貌。印字而知時也。然物
有恒姿。而思無定檢。或率爾造極。或精思愈疎。且詩

騷所標。並據要害。故後進銳筆。怯於爭鋒。莫不因方以借巧。卽勢以會奇。善於適要。則雖舊彌新矣。是以四序紛迴。而入興貴閑。物色雖繁。而析辭尚簡。使味飄飄而輕舉。情曄曄而更新。古來辭人。異代接武。莫不參五以相變。因革以爲功。物色盡而情有餘者。曉會通也。若乃山林臯壤。實文思之奧府。略語則闕。詳說則繁。然屈平所以能洞監風騷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

彌綸

所謂附會。謂總文理。統首尾。定與奪。合涯際。彌綸一篇。使雜而不越者也。若築室之須基構。裁衣之待縫緝矣。夫才量學文。宜正體制。心必以情志爲神明。事義爲骨髓。辭采爲肌膚。宮商爲聲氣。然後品藻玄黃。擄振金玉。獻可替否。以裁厥中。斯綴思之常數也。凡大體文章。類多枝派。整派者依源理。枝者循幹。是以附辭會義。務總綱領。驅萬塗於同歸。貞百慮於一致。使衆理雖繁。而無倒置之乖。羣言雖多。而無棼絲之

二語
出呂
氏以
之論
文哭
鬼舞
神矣

粘音
帶合

音聲

亂扶陽而出。條順陰而藏。跡首尾周密。表裏一體。此附會之術也。夫畫者謹髮而易貌。射者儀毫而失墻。銳精細巧。必疎體統。故屈寸以信尺。枉尺以直尋。棄偏善之巧。學具美之績。此命篇之經略也。夫文變多方。意見浮雜。約則義孤。博則辭叛。率故多尤。需爲事賊。且才分不同。思緒各異。或製首以通尾。或片接以寸附。然通製者蓋寡。接附者甚多。若統緒失宗。辭味必亂。義脉不流。則偏枯文體。夫能懸識腴理。然後文節自會。如膠之粘木。豆之合黃矣。是以駟牡異力。而六轡如琴。馭文之法。有似於此。去留隨心。修短在手。齊其步驟。總轡而已。故善附者異旨。如肝膽。拙會者同音。如胡越。改章難於造篇。易字艱於代句。此已然之驗也。昔張湯疑奏而再却。虞松草表而屢譴。並理事之不明。而詞旨之失調也。及倪寬更草。鍾會易字。而漢武歎奇。晉景稱善者。乃理得而事明。心敏而辭當也。以此而觀。則知附會巧拙。相去遠哉。若夫絕筆斷章。譬乘舟之振楫。克終底績。寄在寫以遠送。若首唱榮華。而勝句憔悴。則遺勢鬱湮。餘風不暢。此周易

醫音
豚次
且音
咨咀

所謂醫無膚。其行次且也。惟首尾相援。則附會之體固亦無以加於此矣。

文通卷之二十二

明黃岡朱荃宰咸一著

叙事

史通曰。夫史之稱美者。以叙事為先。至若書功過。記善惡。文而不麗。質而非野。使人味其滋旨。懷其德音。三復忘疲。百遍無斃。自非作者之聖。其孰能與于此乎。昔聖人之述作也。上自堯典。下終獲麟。是為屬詞比事之言。疏通知遠之旨。子夏曰。書之諭事也。昭昭然若日月之代明。揚雄有云。說事者莫辨于書。說理

者莫辯乎春秋。然則意復深奧，誥訓成義，微顯闡幽，婉而成章，雖殊途異轍，亦各有美焉。諒以師範億載，規模萬古，爲述者之冠冕。實後來之龜鑑。班馬繼作，抑其次也。故世之學者，皆先曰五經，次云三史。故經史之目始分焉。經猶日也，史猶星也。杲日流景，則列星寢耀。桑榆旣夕，而辰象粲然。故史記之文，當乎尚書春秋之世也。則其言淺俗，涉乎委巷，垂翅不舉，滯籥無聞。逮于戰國已降，去聖彌遠，然後能露其鋒穎，倜儻不羈。故知人才有殊，相去者是，較其優劣，詎可同年。自漢已降，幾將千載，作者相繼，非復一家。求其善者，蓋亦無幾矣。夫班馬執簡，旣五經之罪人，而晉宋殺青，又三史之不若。譬夫王霸有別，粹駁相懸，才難不其甚乎。然則人之著述，雖同出一手，其間則有善惡不均，精粗非類。若史記蘇張蔡澤等傳，是其美者。至于三王本紀，日者大倉公龜策傳，故無所取焉。又漢書之帝紀，陳項諸篇，是其最也。至於淮南王司馬相如東方朔傳，又安足道哉。豈繪事以丹青成妍，帝京以山水爲助。故言媮者，其史亦拙。事美者，其書

亦工。必時乏異聞。世無奇事。英雄不作。賢雋不生。區區碌碌。抑惟恒理。而責史臣。顯其良直之體。申其微婉之才。蓋亦難矣。故揚子有云。虞夏之書。渾渾爾商。書灑灑爾。周書噩噩爾。下周者。其書樵悴乎。觀丘明之記事也。當桓文作霸。晉楚更盟。則能飾彼詞句。成其文雅。及王室大壞。事益縱橫。則春秋美詞。幾乎翳矣。觀子長之叙事也。自周已往。言所不該。其文濶略。無復體統。自秦漢以下。條貫有倫。則煥炳可觀。有足稱者。至若荀悅漢紀。其才盡於十帝。陳壽魏書。其美窮于三祖。觸類而長。他皆若斯。夫識寶者稀。知音蓋寡。近有裴子野宋略。王邵齊志。此二家者。並長于叙事。無愧古人。而世人議者。皆雷同譽裴。而共詆王氏。夫江左事雅。裴筆所以專工。中原跡穢。王文由其屢鄙。且幾原務飾虛詞。君懋志存實錄。此美惡所以爲異也。設使丘明重出。子長再生。記言于賀六渾之朝。書事于士尼之代。將恐輟毫棲牘。無所施其德音。而作者安可以今方古。一槩而讀得失。夫叙事之體。其流甚多。非復片言所能覩縷。聊爲區分類聚於別篇。

文通 卷二十一
觀者省焉

簡要

史通曰。夫國史之美者。以叙事爲工。而叙事之工者。以簡爲主。簡之時義大矣哉。歷觀自古作者。權輿尚書。發蹤所載。務於寡事。春秋變體。其言貴于省文。斯蓋澆淳殊致。前後異跡。然則文約而事豐。此述作之尤美者也。兩漢三國。日傷煩富。逮晉已降。流宕逾遠。尋其冗句。摘其煩詞。一行之間。必謬增數字。尺紙之內。恒虛費數行。夫聚蚊成雷。羣輕折軸。况于章句不節。言詞莫限。載之兼兩。曷足道哉。蓋叙事之體。其別

直紀
才行

唯書
事跡

因言
可知

假讚
論而
見

有四。有直紀其才行者。有唯書其事跡者。有因言語而可知者。有假讚論而自見者。至于古文尚書稱帝堯之德。標以允恭克讓。春秋左傳言子太叔之狀。目以美秀而文。所謂直紀其才行者。又如左氏載申生為驪姬所譖。自縊而亡。班史稱紀信為項籍所圍。代君而死。此則不言其節操而忠孝自彰。所謂唯書其事跡者。又如尚書稱武王之罪紂也。其誓曰。焚炙忠良。剝剔孕婦。左傳記隨會之論楚也。其詞曰。萑篔藍縷。以啓山林。此則才行事跡。莫不闕如。而言有關涉。

事便顯露。所謂因言語而可知者。又如史記衛青傳。後太史公曰。蘇建嘗責大將軍不薦賢待士。漢書孝文紀末。其讚曰。吳王詐病不朝。賜以几杖。此則記之與傳。並所不書。而史臣發言。別出其事。所謂假讚論而自見者。然則才行事跡。言語讚論。凡此四者。皆不相須。若兼而畢書。則其費尤廣。能獲免者。蓋十無一二。又叙事之省。其流有二焉。一曰省句。二曰省字。左傳宋華耦來盟。稱其先人得罪于宋。魯人以為敏。夫以鈍者稱敏。則明賢達所嗤。此為省句也。春秋經曰。

省句

省字

隕石于宋五夫聞之隕視之石數之五加以一字太
詳減其一字太略求諸折中簡要合理此爲省字也
其反於是者若公羊稱郄克眇季孫行父禿孫良夫
跛齊使跛者逆跛者禿者逆禿者眇者逆眇者蓋宜
除跛者已下字但云各以其類逆者必事皆再述則
于文殊費此爲煩句也漢書張倉傳云年老口中無
齒蓋于此一句之內去年及口中可矣夫此六文成
句而三字妄加此爲煩字也然則省句爲易省字爲
難洞識此心始可言史矣若句盡餘賸字皆重複史

煩字

之煩蕪職由於此蓋餌巨魚者垂其千鈞而得之在
于一筌捕高鳥者張其萬罝而獲之由於一目夫叙
事者或虛益散評廣加閑說必其所要不過一字一
句耳苟能同夫獵者漁者旣執而罟釣必收所留者
唯一筌一目而已則庶幾胼胝盡去而塵垢都捐華
逝而實存滓去而瀦在矣嗟乎能損之又損而玄之
又玄輪扁所不能語斤伊摯所不能言鼎也

隱晦

劉子玄曰。夫飾言者為文。編文者為句。句積而章立。章積而篇目成。篇目既分。而一家之言備矣。古者行人出境。以詞令為宗。大夫應對。以言文為主。况乎列以章句。刊之竹帛。安可不勵精雕飾。傳諸諷誦者哉。自聖賢述作。是曰經典。句皆韶夏。言盡琳琅。秩秩德音。洋洋盈耳。譬夫游滄海者。徒驚其浩曠。登泰山者。但嗟其峻極。必擿以尤。最不知何者。為先。然章句之言。有顯有晦。顯也者。繁詞縟說。理盡於篇中。晦也者。

省字約文。事溢於句外。然則晦之將顯。優劣不同。較可知矣。夫能略小存大。舉重明輕。一言而巨細咸該。三語而洪纖靡漏。此皆用晦之道也。昔古文義務却浮詞。虞書云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夏書云啓呱呱而泣。予不子。周書稱前徒倒戈。血流漂杵。虞書云四罪而天下咸服。此皆文如濶略而語實。周贍故覽之者。初疑其易而爲之。方覺其難。固非雕蟲小技所能斥其非說也。旣而丘明授經。師範尼父。夫經以數字包義。而傳以一句成言。雖繁約有殊。而隱晦無異。故其綱紀而言。邦俗也。則有士會爲政。晉國之盜奔秦。邢遷如歸。衛國忘亡。其款曲而言。人事也。則有使婦人飲之酒。以犀革裹之比。及宋手足皆見。宋人醢之。蕭潰師人多寒。王撫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斯皆言近而旨遠。辭淺而義深。雖發語已殫。而含意未盡。使夫讀者望表而知裏。捫毛而辨骨。覩一事於句中。反三隅于字外。晦之時義。不亦大哉。洎班馬二史。雖多謝五經。必求其所長。亦時值斯語。至若高祖亡蕭何。如失左右手。漢兵敗績。睢水爲之不流。董生

乘馬三年不知牝牡翟公之門可張雀羅則其例也
自茲已降史道陵夷作者蕪音累句雲蒸泉湧其爲
文也大抵編字不隻捶句皆雙脩短取均奇偶相配
故應以一言蔽者輒足爲二言應以三句成文者必
分爲四句。彌漫重沓不知所裁以承祚受責于少期
子昇取譏于君懋非不幸也。蓋作者言雖簡略理皆
要害故能疎而不遺儉而無闕譬如用奇兵者持一
當百能全克敵之功也。若才乏雋穎思多昏滯費詞
旣甚叙事纒周亦猶售鐵錢者以兩當一方成貿遷
之價也。然則史漢已前省要如彼兩晉已降煩碎如
此必定其妍媸甄其善惡夫讀古史者閱其章句皆
可詠歌觀近史者得其緒言直求意而已是則一貴
一賤不言可知無假推揚而其理自見矣。

直言

史通曰、夫人稟五常、士兼百行、邪正有別、曲直不同、若邪曲者、人之所賤、而小人之道也、正直者、人之所貴、而君子之德也、然世多趨邪而棄正、不踐君子之跡、而行由小人者、何哉、語曰、直如弦、死道邊、曲如鉤、封公侯、故寧順從以保吉、不違忤以受害也、况史之為務、申以勸誡、樹之風聲、其有賊臣逆子、淫君亂主、苟直書其事、不掩其瑕、則穢跡彰於一朝、惡名被於千古、言之若是、吁可畏乎、夫為於可為之時、則從為

于不可爲之時則凶，如董狐之書法不隱，趙盾之爲法受屈，彼我無忤，行之不疑，然後能成其良直，擅名今古。至若齊史之書崔弑馬遷之述漢非，韋昭仗正於吳朝，崔浩犯諱於魏國，或身膏斧鉞，取笑于當時，或書填坑窖，無聞於後代。夫世事如此，而責史臣不能申其強項之風，勵其匪躬之節，蓋亦難矣。是以張儼發憤，私存嘿記之文；孫盛不平，竊撰遼東之本。以茲避禍，幸獲而全，是以驗世途之多隘，知實錄之難遇耳。然則歷考前史，徵諸直詞，雖古人糟粕，真偽相亂，而披沙揀金，有時獲寶。按金行在曆，史氏尤多。當宣景開基之始，曹馬構紛之際，或列營渭曲，見屈武侯，或發仗雲臺，取傷成濟。陳壽王隱，咸杜口而無言；于寶虞預，各栖毫而靡述。至習鑿齒，乃申以死；葛亮生達之說，抽戈犯蹕之言。歷代厚誣，一朝始雪。考斯人之書事，蓋近古之遺直歟。次有宋孝王風俗傳，王邵齊志，其敘述當時，亦務在審實。按于時河朔王公，箕裘未隕，鄴城將相，薪構仍存。而二子書其所諱，曾無憚色。剛亦不吐其斯人歟。蓋烈士殉名，壯夫重氣。

文通 卷二十一
寧爲蘭摧玉折不爲瓦礫長存若南董之仗氣直書
不避強禦韋崔之肆情奮筆無所阿容雖周身之防
有所不足而遺芳餘烈人到于今稱之與夫王沉魏
書假回邪以竊位蕭統燕史持諂媚以偷榮貫三光
而洞九泉曾未足喻其高下也

曲筆

史通曰肇有人倫是稱家國父父子子君君臣臣親
踈既辯等差有別蓋子爲父隱直在其中論語之訓
也略外別內掩惡揚善春秋之義也自茲以降率由
舊章史氏有事涉君親必言多隱諱雖直道不足而
名教存焉其有舞詞弄札飾非文過若王隱虞預毀
辱相凌子野休文釋紛相謝用捨由乎臆說威福行
於筆端斯乃作者之醜行人倫所同疾也亦有事每
憑虛詞多烏有或假人之美籍爲私惠或誣人之惡

持報已讐若王沉魏錄濫述貶甄之詔陸機晉史虛
張拒葛之鋒班固受金而始書陳壽借米而方傳此
又記言之奸賊載筆之凶人雖肆諸市朝投畀豺虎
可也然則史之不直代有其書苟其事以彰則今無
所取其有往賢者之所未察來者之所不知今略廣
異聞用標先覺按後漢書更始傳稱其懦弱也其初
卽位南面立朝羣臣羞愧流汗刮席不敢視夫以聖
公身在微賤已能結客報讐避難綠林名爲豪傑安
有貴爲人主而反至於斯者乎將作者曲筆阿時獨

成光武之美諛言媚主用雪伯升之怨也且中興之
史出於東觀或明帝所定或馬后攸刊而炎祚靈長
簡書莫改遂使他姓追撰空傳僞錄者矣陳氏國志
劉後主傳云蜀無史職故災祥靡聞按黃氣見於穉
歸羣鳥墮於江水成都言有景星出益州言無宰相
氣若史官未置此事何從而書之蓋由父辱受髡故
加茲謗議者也古者諸侯並爭勝負無恒而他善必
稱已惡不諱逮乎近世無聞至公國自謂爲我長家
相謂爲彼短而魏收以元氏出於邊裔見侮諸華遂

說亦

高自標舉，比桑乾於姬漢之國，曲加排抑，同建業於蠻貊之邦。夫以敵國相讐，交兵結怨，載諸移檄，用可致誣。列諸緗素，難爲妄說。苟未達此義，安可言於史耶？蓋霜雪交下，始是貞松之操；國家喪亂，方驗忠臣之節。若漢末之董承、耿紀，晉初之諸葛、毋丘，齊興而有劉康、袁粲，周滅而有王謙、尉迥，斯皆破家殉國，視死猶生，而歷代諸史皆書之曰逆。將何以激揚名教，以觀事君者乎？古之書事也，令賊臣逆子懼，今之書事也，使忠臣義士羞。若使南董有靈，必切齒於九泉之下矣。自梁陳已降，隋周而往者，史皆貞觀年中羣公所撰，近古易悉，情僞可求。至如朝廷貴臣，必父祖有傳，考其行事，皆子孫所爲，而訪彼流俗，詢諸故老，事有不同，言多爽實。昔秦人不死，驗符生之厚誣；蜀老猶存，知葛亮之多枉。斯則自古所歎，豈獨於今哉？蓋史之爲用也，記功司過，彰善癉惡，得失一朝，榮辱千載。苟違斯法，豈曰能官？但古來唯聞以直筆見誅，不聞以曲詞獲罪。是以隱侯宋書多妄，蕭武知而勿尤；伯起魏史不平，齊宣覽而無譴。故史臣得愛憎由

已高下在心進不憚于公憲退無媿於私室欲求實錄不亦難乎嗚呼此亦有國家者所宜懲革也

事類

文章之外有據事以類義援古以證今者文王繇易剖判爻位既濟九三遠引高宗之伐明夷六五近書箕子之貞斯略舉人事以徵義者也至若胤征義和陳政典之訓盤庚誥民叙遲任之言此全引成辭以明理者也然則明理引乎成辭徵義舉乎人事乃聖賢之鴻謨經籍之通矩也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德屈宋雖引古事而莫取舊辭鵬賦始用鷦冠之說上林撮引李斯之書此萬分之一會也百官箴頓酌

於詩書。劉歆遂初賦。歷叙於紀傳。漸漸綜採矣。至於崔班張蔡。遂摺摭經史。華實布濩。夫薑桂同地。辛在本性。文章由學。能在天資。有飽學而才餒。有才富而學貧。學貧者。迤邐於事義。才餒者。劬勞於辭情。此內外之殊分也。是以才為盟主。學為輔佐。才學褊狹。雖美少功。表裏相資。古今一也。故魏武稱張子。膚拙專拾掇。崔杜小文。所作不可悉難。便不知所出。斯寡聞之病也。夫經典沉深。載籍浩瀚。實群言之奧區。而才思之神臬也。楊班以下。莫不取資。操刀能割。必列膏腴。狐腋非一皮。能溫。雞蹠必數千。而飽矣。綜博取約。練精理覈。眾美輻輳。表裏發揮。劉劭趙都賦云。公子之客。叱勁楚令。軟盟管庫。隸臣呵強秦使鼓缶。用事如斯。雖小成績。譬寸轄制輪。尺樞運關也。或微言美事。置於閑散。是綴金翠於足脛。靚粉黛於胸臆也。凡用舊合機。不啻自其口出。陳思羣才之英也。報孔璋書云。葛天氏之樂。千人唱。萬人和。聽者因以茂韶夏矣。此引事之實謬也。按葛天之歌唱和。三人而已。上林云。奏陶唐之舞。聽葛天之歌。千人唱。萬人和。唱和

千萬人相如推三。成萬妄書致謬。陸機園葵詩云。庇
足同一智。生理合異端。夫葵能衛足。事譏鮑莊。葛藟
庇根。辭自樂豫。若譬葛爲葵。則引事爲謬。若謂庇勝
衛。則改事失真。山木爲良匠所度。無慚匠石矣。

因習

此篇
多言
邑里
族氏

史通曰。昔五經諸子。廣書人物。雖氏族可驗。而邑里
難詳。逮太史公始革茲體。惟有列傳。先述太古。至於
國有弛張。鄉有併省。隨時而載。用明審實。按夏侯孝
若撰東方朔贊云。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魏建安中。
分厭次爲樂陵郡。故又爲郡人焉。夫以身沒之後。地
名改易。猶復追書其事。以示後來。則知在生之前。故
宜詳錄者矣。異哉晉氏之有天下也。自雒陽蕩覆。衣
冠南渡。江左僑立。州縣不存。桑梓曰是。斗牛之野。郡

有徐雍吳越之鄉。州編冀豫欲使南北不亂。淄澠可分得乎。繫虛名於本土者。雖百代無易。旣而天長地久。文軌大同。州郡則廢置無恒。名目則古今各異。而作者爲人立傳。每云某所人也。其地皆取舊號。施之於今。欲求實錄。不亦難乎。且人無定所。因地而化。生於荆者。言皆成楚。居於晉者。齒便從黃。涉魏而東。已經七葉。靡江而左。非唯一世。而猶以本國爲是。此鄉爲非。是則孔父里於平昌。陰氏家於新野。而系纂微子。源承管仲。乃爲齊宋之人。非曰魯鄧之士。求諸自古。其義無聞。且自世重高門。人輕寒族。竟以姓望所出。邑里相矜。若仲遠之尋鄭玄。先云汝南。應劭文舉之對曹操。自謂魯國。孔融是也。爰及近古。其言多僞。至於碑頌所勒。茅土定名。虛引他邦。冒爲己邑。若乃稱袁則飾之陳郡。言杜則係之京邑。姓卯金者。咸曰彭城氏。禾女者。皆云鉅鹿。在諸史傳。多與同風。此乃尋流俗之常談。忘著書之舊體矣。又近世有班秩不著姓者。始以州壤自標。若楚國龔遂。漁陽趙壹。是也。至於名位旣隆。則不從此列。若蕭何。鄧禹。賈誼。董仲

舒是也。觀周隋二史，每述王庾諸事，高楊數公，必云
瑯琊王褒、新野庾信、弘農楊素、渤海高熲，以此成言。
豈曰省文，從而可知也。凡此諸失，皆由積習相傳，寢
以成俗，迷而不返。蓋語曰：難與慮始，可與樂成。夫以
千載遵行，持為故事，而一朝糾正，必驚愚俗。此莊生
所謂安得忘言之人，而與之言，斯言已得之矣。庶知
音君子詳其得失者焉。

妄飾

文章既作，比興由生。鳥獸以媿賢，愚草木以方男女。
擬人必以其倫，述事多比於古。漢氏君實稱帝，理異
殷周，子乃封王名，非魯衛，而作者猶謂帝家為王室。
公輔為王臣，磐石加建，侯之言帶河，申俾侯之稱。史
臣假託古詞，翻易今語，潤色之濫，萌於此矣。至如諸
子短書、雜家小說，論逆臣則呼為問鼎，稱巨寇則目
以長鯨。邦國初基，皆云草昧。帝王世跡，必號龍飛。斯
並異乎游夏之措詞，南董之顯書也。魏收代史，吳均

齊錄或牢籠一世或包舉一家自可申不利之格言
弘至公之正說而收稱劉氏納貢則曰求獻百琛均
敘元日臨軒必云朝會萬國夫以吳徵魯賦禹計塗
山置于文章則可施于簡冊則否矣亦有方以類聚
如王隱稱諸葛亮挑戰真獲曹咎之利崔鴻稱慕容
冲見幸爲有龍陽之姿其事相符言之謹矣而虞思
道稱邢邵喪子不慟自東門吳已來未之有也李百
藥稱王琳雅得人心雖李將軍恂恂善誘無以加也
斯則虛引古事妄足庸音者矣禮記檀弓工言物始
夫自我作故首創新儀前史所刊後來取證是以漢
初立轆子長所書魯始爲髻丘明是記河橋可作元
凱取驗于毛詩男子有笄伯支遠徵于內則卽其事
也按裴景仁秦記稱符堅方食撫盤而詬王邵齊志
述父紇洛干感恩脫帽而謝及彥鑿撰新史乃易撫
盤以推案變脫帽爲免冠夫近世通無案食胡俗不
施冠冕學者何以考時俗之不同察古今之有異又
自雜種稱制言多醜俗至如翼犍魏道武所諱黑獺
周文本名而伯起草以他語德荼闕而不載蓋龐蒯

文通 卷二十一
贖字之媼也。重耳黑臀名之鄙也。傳諸五經未聞別加刊定。况愁山定櫝。彰于載讖。河邊之狗著于謠詠。難爲蓋藏。又或氏姓本複。減省從單。求諸自古罕聞。茲例文勝質。則史故知史之爲務。必藉于文。以文敘事。可得言焉。而今之作者。或虛加練飾。輕事彫彩。或體兼賦頌。詞類俳優。文非文史。史非史。譬夫烏孫造室。雜以漢儀。而刻鵠不成。反類於鶩者也。

夸飾

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神道難摹。精言不能追其極。形器易寫。壯辭可得喻其真。才非短長。理自難易耳。故自天地以降。豫入聲貌。文辭所被。夸飾恒存。雖詩書雅言。風格訓世事。必宜廣文。亦過焉。是以言峻則嵩高極天。論狹則河不容舸。說多則子孫千億。稱少則民靡孑遺。襄陵舉滔天之目。倒戈立漂杵之論。辭雖已甚。其義無害也。且夫鴟音之醜。豈有泮林而變好。茶味之苦。寧以周原而成飴。並意深

褒讚故義成矯飾。大聖所錄以垂憲章。孟軻云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也。自宋玉景差夸飾始盛。相如憑風詭濫愈甚。故上林之館。奔星與宛虹入軒。從禽之盛。飛廉與鷦鷯俱獲。及揚雄甘泉酌其餘波。語瑰竒則假珍於玉樹。言峻極則顛墜於鬼神。至東都之比目。西京之海若。驗理則理無不驗。窮飾則飾猶未窮矣。又子雲較獵。鞭宓妃以饒。屈原張衡羽獵。困玄冥於朔野。變彼洛神。既非魑魅。惟此水怪。亦非魍魎。而虛用濫形。不其踈乎。此欲夸其威而飾元

脫其事義。睽刺也。至如氣貌山海。體勢宮殿。嵯峨揭業。熠燿焜煌之狀。光采焯焯而欲然。聲貌岌岌其將動矣。莫不因夸以成狀。泔飾而得竒也。於是後進之才。獎氣挾聲。軒翥而欲奮。飛騰擲而羞跼。步辭入焯。燁春藻不能程其艷。言在萎絕。寒谷未足成其凋。談歡則字與笑並。論感則聲共泣。偕信可以發蘊而飛。滯披瞽而駭聾矣。然飾窮其要。則心聲鋒起。夸過其理。則名實兩乖。若能酌詩書之曠旨。翦楊馬之甚泰。使夸而有節。飾而不誣。亦可謂之懿也。

華春燕不銷野其體言由萎絲寒谷未以知其歸宿
 木焚泉林葢神葦而裕奮深翻澗而蓋臨志鞠人孰
 應矣莫不因尋以如非公繪而野青也女長翁妻之
 業歐歐皇之非米采鞅鞅而裕然聲感與與其保
 期其事美翔陳也至收扉歸山無響携宮強強翻翻

